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魏文卷四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辛雄

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太和中為奉朝請，正始初除給事中。延昌初以病免。司空清河王懌辟戶曹參軍，攝田曹事。懌府遷司徒，戶曹太尉記室。神龜中除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正光中兼司州別駕，加前軍將軍。孝昌初除司空長史，行臺左丞，遷輔軍將軍尚書右丞，尋轉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永安中除度支尚書，兼侍中，遷鎮南將軍都官尚書，行河南尹。普泰時為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中復為殿中尚書，兼吏部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永熙中又兼吏部尚書左僕射侍中，為高歡所殺。

明賞罰疏

凡人所以臨堅陣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于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眾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既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

聞惟陛下審其可否（魏書辛雄傳）

選舉疏

帝王之道莫尚于安民安民之本莫加于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采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修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憩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頃畝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

夷夏之民相將爲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煢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强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于不治何恤于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暫留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剋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罔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遴當習

故不明選典欲以靜民使恐無日（魏書辛雄傳 通典十四）

上書論祿養

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魏書辛雄傳人爲祿養論 冊府云云書奏肅宗納之）

奏理元匡

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謇諤之性簡自帝心鷹鸇之志形于在昔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至若茹皓升遷匡斥宜下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款羣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于前陛下亦宜寬之于後況其玄列山緖與罪案不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鹽梅之相濟祁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

匡不免其身、實可嗟惜、魏書辛雄傳、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欲、輿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爲民、雄奏理匡

獄成訴枉宜復斷理議

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殷勤隱恤者也、仰尋周公不滅流言之愆、俯惟釋之不加驚馬之辟、所以大小用情、貴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釐、雄以執案牘敗、見疑訟職、掌三千、願言者六、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走者、及其出訴、或爲公使、本曹給過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案、灼然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獲見贓、不辨行賕主名、檢無賂以置直之主、宜應洗復、三曰經拷不引、傍無三證、比以獄案既成、至卽除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爲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爲證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于理太寬、若傳聞卽爲證、則于理

太傅令請呂行賊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準呂爲驗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使除復失衷雖案成經赦宜追從律五曰經赦除名之後或邀駕訴枉被旨重究或訴省稱冤爲奏更檢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不得異于常格依前案爲定若不合拷究已復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覆使鞫獄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案忽逢恩赦若從證占而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士呂爲罪須案成雪呂占定若拷未畢格及要證一人不集者不得爲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冤而不理今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察焉（魏書辛雄傳初延尉少卿袁飜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爲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

奉使慰勞幽西啟六事

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句缺一）則利之也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

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往代數春風而鼓俗旋至德已調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悅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既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收疾恐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虛號王人往還有賢于郵亭皇恩無逮于民俗謹率愚管敢已陳聞乞垂覽許魏書辛雄傳莊帝反洛詔雄已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仍啟

王顯

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孝文時歷本州從事已醫術補侍御師遷尚書儀曹郎宣武時累遷游擊將軍拜廷尉少卿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延昌初爲太子詹事封衛南伯有藥方三十五卷

奏劾石榮抱老壽

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

而姦淫聲布于朝野醜音被于行路削攝鞫問皆與風聞無差犯禮傷化老壽等即主謹案后榮籍貫兵伍地隔宦流處世無入朝之期在生絕冠冕之望遭時之運逢非次之擢已大馬延慈眷展恩念自微至貴位階方岳不能懷恩感德上酬天施迺咎彰遐邇黷穢京墟老壽種類無聞氏姓莫紀丐乞刑餘之家豶養閹人之室蒙國殊澤預班爵序正宜防家假內嶷教誡閨庭方恣其淫盜換妻易妾榮前在洛州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于道路老壽同敝笱之在梁若其原嶷之無別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已見事免官付廷尉理罪鴻臚削爵（魏書抱嶷傳）

奏劾元匡

自金行失御羣偽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大魏應期奄有四海高祖孝文皇帝已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依據六經參諸國志已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

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尺宜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自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表求觀試時救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既成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于經史復異推造鮮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刊寸並請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頗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爲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並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于匡兩途舛駮未即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

行已久今者所論豈驗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自爾已後而匡與肇厲言都座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晦競無復彝序匡更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規立鍾石之名希播製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己阿黨劉芳遏絕匡事望勢雷同者援引圖言依經案古者卽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與崇競恒言自作今共匡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爲下之義復欲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刖足內朝抱璞人外囂言肆意彰于朝野然匡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方有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于人規成虛譽況匡

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云黄帝始祖德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布于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銘僞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即變漢制度攷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構虛端妄爲疑佀託已先朝云非已製臣案此欺詐乃在于臣不在于芳何已言之芳先被敕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牒報云依先朝所頒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爲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臣造時在牒後一歲芳于衙日臣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爲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羣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見先朝詔書已黍成寸首尾歷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竊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徙日移天即是魏之

趙高何呂苹物肇若無此臣既誣毀苹相訕謗明時豈應談議之開便有指鹿之事可否之際輕生刖足之言趙高矯惑事隔毒秦下和抱璞時遇暴楚何宜呂濟濟之朝而有斯謗者哉阿惑朝聽不敬至甚請呂肇臣並禁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姚昌王洛侯附傳第五子臣與尚書令高肇不平後因與太常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奏臣云云詔曰可

田益宗

益宗光城蠻酋仕齊為征虜將軍直閤將軍太和中遣使歸款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伯尋于新蔡立東豫州以為刺史改封安昌縣伯進號征虜將軍景明中進號平南將軍加安南將軍延昌中遷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入為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伯熙平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曰莊

請乘機取義陽表

臣聞機之所在聖賢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莫之捨皆拯羣生于
湯炭盛武功于方來然霜葉將淪非勁飆無已速其籜天之所棄
非假手無已殲其人竊惟蕭衍口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
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于轉輸甲兵疲于戰鬬事救于目
前力盡于麾下口無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棊立孤存而已不
乘機電埽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于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
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
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
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
彼衆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荊之
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
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

弗過十旬剋之必矣

上表自理

臣昔在南仰餐王化擁率部曲三千餘家棄彼邊榮歸投樂土兄弟荼炭釁結賊朝高祖孝文皇帝敘臣乃誠授召藩任方欲仰憑國威冀雪冤恥豈容背寵向讎就險危命昔郢豫紛擾臣躬率義兵摧絕賊路竊謂誠心仰簡胡野但任重據邊易招塵謗致使狹符攢加讒毀說臣恒欲投南纂亂非一乞檢事原召何爲驗復云虐害番兵殺賣過半如其所言未審死失之家所訟有幾又云耗官粟帛倉庫傾盡御史覆檢曾無損折初代之日二子曾生曾賢從子超秀等並在城中安然無二而挑符密遣積射將軍鹿永固私將甲士打息曾生僅得存命唱云我被面敕若能得曾生曾賢首者各賞本郡士馬圍遶騰城唱殺二息戰怖實由于此殘害居業爲生蕩然乃復毀發墳墓露泄枯骸存者罹生離之苦亡魂遭

粉骨之痛。昔歲朝廷頻遣桃符數加慰勞，而桃符凶姦擅生禍福，云唯我相申，致降恩旨。及返京師，復欺朝廷，誣臣父子全無忠誠，誣陷貞良，惑亂朝聽。乞攝桃符與臣並對，若臣罪有狀，分從蕩滅；如桃符是謬，坐宜有歸。魏書田益宗傳

王肅

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齊左僕射雍州刺史奐子。永明中歷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祕書丞。以父及兄弟皆坐罪誅，來奔。孝文以爲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進號平南將軍，除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進號鎮南將軍，封汝陽縣子。坐劉藻等敗，降號平南將軍。宣武即位，以遺詔進尚書令，拜車騎將軍，封昌國縣侯，出爲揚州刺史，鎮壽春。景明二年卒，贈侍中、司空公，謚曰宣簡。

奏請依舊考檢

考以顯能，陟由績著，昇明退闇，于是乎在。自百僚曠察，四稔于茲，

請依舊式攷檢能否（魏書王諧傳）

奏增彭城王勰邑戶

臣等聞旌功表德道貫前王甫勳親親義高盛典是故姬旦翼周光宅曲阜東平宰漢寵絕列蕃彭城王勰景思內昭英風外發協廓乾規埽氛漢沔屬先帝在天鳳旌旋旆靜一六師肅宣南服登聖皇于天衢開有魏之靈祐論道中鉉王猷已穆七德丕宣九功在詠臣等參詳宜增邑一千五百戶（魏書彭城王勰傳）

王誦

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景明初來奔歷員外郎司徒主簿轉司徒屬司空諮議遷直常侍汝南王友遷司徒諮議加前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孝明初出爲左將軍幽州刺史神龜中徵爲長兼祕書監從給事黃門侍郎孝莊初于河陰遇害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徐州刺史謚曰文宣

與故舊李神儁等書論盧義僖

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存輒留連數日得以諮詢政道魏書盧玄傳又見北史

十三

張烈

烈字徽仙北史作徽之清河東武城人居臨淄孝文賜名烈以本名爲字太和中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除尚書儀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步兵校尉出爲陵江將軍順陽太守宣武即位封清河縣子以母老去官孝明即位除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轉征虜將軍司空長史累遷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孝昌初出爲安北將軍瀛州刺史更滿還朝致仕元象元年卒年七十七

刺稱羊祉諡景無虧體例

案祉歷官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遏準行易名與誠攸

在稱謂無虧體例魏書酷吏羊祉傳元端等議謚曰景侯剛等駁靈太后令重議元端如前議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駁稱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六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普惠

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太和末，爲主書，帶制局監，轉尚書都令史。宣武初，轉積射將軍，歷任城王澄安西錄事參軍，行馮翊郡事，隨府轉鎭南主簿，加威遠將軍，又爲安樂王詮長史，除揚烈將軍、相州安北司馬，遷步兵校尉，領河南尹丞，免。熙平中，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神龜中，爲尚書右丞。正光中，除光祿大夫，出爲左將軍、東豫州刺史。孝昌元年卒，贈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宣恭。

密表太后父不可稱太上

臣聞僾名寶位，王者之所光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勳績相侔，號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萬代者矣。竊見故侍中

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樞克唯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鑾𫐐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並大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君臣不可並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為太上秦公夫人為太上秦君夫人蒙號于前司徒繫之于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禪于獻文皇帝故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于十亂則司徒之為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春秋傳曰葬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予大饗于先王爾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饗先朝稱太上以為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祖創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曰僭之于

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于帝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
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
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
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
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困于上者必反于下故受
之以井比鬼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
垂至戒啟聖情伏願聖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逼同
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畏困上之鑒邀謙光之福則天下幸甚臣
聞見災脩德災變成善此太戊所以興殷桑穀以之自滅況今卜
邇方始當脩革之會恩以為無上之名不可假之朕譏于千載恐
貽不言之咎且君之于臣比葬三臨之禮也司徒誠為后父賓人
臣也雖子尊不加于父乃天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意故
曰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況乃應坤之識承天之重而朔望于司

徙之殯晨昏于郊墓之間雖聖思蒸蒸其不虞宜戒離宸極之嚴居疲雲蹕于道路此亦億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載馳之不歸存靜方之光大則草木可繁人靈斯穆臣職忝諫司敢獻狂瞽謹冒上聞不敢宣露乞垂省覽昭臣微款脫得奉謁聖顏曲盡愚衷者死且不朽魏書張普惠傳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闕胡家穿壙下有磐石乃密表

表論時政得失

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于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勳親之胄所宜收敘魏書張普惠傳

復徵緜麻疏

伏聞尚書奏復緜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聞復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供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倣惟高

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規（通典作故云幅度之規）。億兆庶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于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于上，億兆樂于下。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于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恐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易（通典作之嫌易），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通典作遂），追前之非，遂後之失，索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群官共竊之（通典作而群官共竊利之）。愚臣以為于理未盡。何者？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絹布匹有尺丈之盈，一猶（通典

一作尢無字不計其廣綠綿斤通典作斤兩兼百銖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通典有者字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以教民以貪者也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以亂視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並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稱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年俸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于神龜明明慈信照布于無窮則執不幸甚伏願亮臣悾悾之至下慰蒼生之心魏書張普惠傳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其勞民不堪命上疏云云又見通典五

上疏諫崇佛法不親郊廟

臣聞明德恤祀，成湯光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于明堂；嘗禘郊社，多委于有司。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于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眾，遨遊于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恐謂從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祀，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

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多孟浪忝職其要不敢默爾魏書張普惠傳

肅宗不親視朝崇佛法郊廟多委有司上疏又略見廣弘明集第六

諫送蠕蠕阿那瓌還國疏

臣聞乾元以利貞爲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博施爲功非類則不從故能始萬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叡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晏蠕蠕相害于朔垂妖師扇亂于江外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以悅其志恭己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興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勍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唯亂門之無過恐惰未見其可當是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白登之役漢祖親困之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以爲不可請斬之千載以爲美況今旱酷異常聖慈降膝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

蠕蠕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以致乾時之敗、魯僖以邾國而有懸胄之恥、今蠕蠕時亂、後主繼立、雖云散亡、茲虞難抑、脫有井陘之慮、楊鈎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蠕、連兵積年、饑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舉而并之、此卞氏之高略、所以獲兩虎、不可不圖之、今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亦無能爲也、正與今舉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兩疆並興大衆、脫狂狡構間于其隙、而復事連中國、何以鹽之、今宰輔專欲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此機之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義、文書所經過、不敢不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二虜自滅之形、可以爲殷鑒、伏願輯和萬國、以靜四疆、混一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昧多違、必無可採、匹夫之智、願以呈獻、魏書張普惠傳

上疏荅詔訪冤屈

詩稱文王孫子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成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高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僭大分王罪犯黜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子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爲恆典者也故尚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疏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爲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勳親懷屈幽顯同冤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旨格深窮其事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采今始列疊豈得混一內分天近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廣陽安豐屬別戶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勳親兼

樹非世減之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嘗食足戶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足之旨乃爲所貢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邦寧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與得足充本清濁吏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于國斯實高祖霈然之詔減實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尙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旨又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可以不疑于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爲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疏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雷同世奪以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衡累朝識洞今古爲尙書之日殷勤執請孜孜于重議被旨不許于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緦麻今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

律令相違、咸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未恤、嫡封則爵祿無猥、枝庶則屬內貶絕、儀刑作孚、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冤、七廟之孫並訟其切、陳訴之案、盈于省曹、朝言巷議、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猥忝今任、于茲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減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詔、遠循百代象賢之誥、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于鰥寡、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冤濫、愚以此為大者、求尋光錫之詔、並諸條格、所奪所請、事事躬覈、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並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戶、充本減從今式者、從前則力多于親懿、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並應依所口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藉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爾來既有全食足戶之異、故不得同于新封之力耳、親恤所褒、請依律斷、伏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以司民、可不

愼乎、親親以牧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旨判爲始、其前來吏挾悉年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上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霆、敬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綏萬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澤所沾、暨及陪臯、豈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及諸軍幢受命于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駁、雲雨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褒授、則內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覆奏稱爰及陪臯、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盈庭、嫌少訴惑、視聽限以汎前更爲年斷、六年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之、遂使如綸之旨、頓于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第者、蒙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隔絕而不得、無考者、無折而全汎、前汎後有考無考、竝蒙全汎、與否乖違、勤舊彌屈、差若毫釐、

謬㠯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㠯動天下、可不愼歟、言之不從、無㠯抑之、遂奏奪收守外藤、全不與汎散官、改爲四年之攷、汎前者八年一階、政令不一、冤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茲、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㠯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㠯抑其言、噂沓所由生、慢悖所由起、夫琴瑟不調、澆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德、呂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備、唯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澌、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㠯汎前折攷、不㠯散狂增年、則同雲共潤、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㠯權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㠯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曰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無攷、守宰之汎、旣㠯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獨霑、溥滯旣收、復誰

敢怨夫三載之考興于太和再周之陟通于景明閒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㠯事省降而考則三年朝官既祿等平曹吏四周乃陟考祿參差各稱其枉且一日從軍征戍苦于煩任終年專使決斷重于陪臣恆上若通爲三載之考無汎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㠯近塞羣口遠綏四方日昳求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㠯停久而進乎自今已後考黜願㠯三宅革心選進願㠯三儁居德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㠯佑辯康民敢不敬宗臣忝官樞副毗察冤訟寤寐惟省謂宜追正恩固所陳方無可采 魏書張普惠傳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

廣陵北海二王爲所生祖母服議

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乎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朞父卒則皆得申此大

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輕重顛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衞列國相爲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夫人北史作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尙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 止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

之皇姑不已遙乎。今旣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某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旣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于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王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魏書張普惠傳廣陵恭北海王顥疑爲所生祖母服期與三年博士執意不同詔羣寮會議普惠議又見北史四十六

奏記任城王澄

竊聞三殺九親，別疏昵之敘；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

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于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于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㠯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㠯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㠯即吉也、小功㠯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㠯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㠯與于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喪何助于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㠯與于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為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㠯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于射為惑、（北史作于焉別為或非宜）伏見明敕、立射會之限、將㠯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于北園、行揖讓于中舍、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稍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為樂、㠯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㠯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㠯禮樂為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

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妙所施、處邊事體、府庫空虛、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爲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雅首之章、宣要相之令、聲軒懸、建雲鉦、神民所囑、于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則、願更廣訪、照垂曲采、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讜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輿人行獻誦矣、魏書張普惠傳、任城王澄功衰在身、欲于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于澄、澄意欲其言、託辭自罷、又北史四十六

答訪烈懿太妃題碑

任城王澄遭太妃憂、臣僚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于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謚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禭、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

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軌，豈容于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魏書張普惠傳　又北史四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七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袁翻

翻字景翔，陳郡項人，太和末爲奉朝請，景明初兼著作佐郎，後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中郎，正始中除豫州中正，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尉少卿，尋加征虜將軍，出爲平陽太守，神龜末遷冠軍將軍，涼州刺史，還拜吏部郎中，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出爲齊州刺史，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後拜度支尚書，轉都官尚書，加撫軍將軍，建義初于河陰遇害，贈侍中，車騎將軍，青州刺史。

思歸賦

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値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無梁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

何此恨之難禁于是雜后爲峯諸煙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錯繡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戲目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歎征夫之未息余乃臨峻嶺坐層阿北眺羊腸詰屈南望龍門嵯峨㠑千重冈巒翠横萬里而揚波遠彈鼉與磨鱗走鯨鼇及龜鼈彼曖然兮澄洛此邈矣兮關河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縱横奇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氤氳駁霞兮絳氛風搖枝而爲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兮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重門余之別兮千里分願一見兮導我意我不見兮君不聞魄惝怳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縈縕彼鳥馬之無知何有情于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懷于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下邦之鬼域形既同于魍魎心匪殊于豺賊欲修之而難化何不遂之云飽知進退之非可徒

終朝以默默願生還于洛濱荷天地之厚德 魏書袁翻傳出為平陽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

安置蠕蠕表

謬以非才忝荷邊任猥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為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則降富彊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勞止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以為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彊埸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彊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鬬此兩敵即卞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

蠕蠕內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朞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絕，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于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于上，民散于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眾，處處碁布，以望今主耳，通典作以保全生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眾，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為資，陵奪為業，河西捍禦彊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

之居阿那瓌于東偏處婆羅門于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抵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要衝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于事為便即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為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徙轉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為逋逃之寇于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啟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

往涼州敦煌及于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粮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凱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藉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孟浪（魏書袁翻傳又見通典一百九十六正光二年十月朝廷問安置蠕蠕之宜于涼州刺史袁翻翻表）

乞加金紫表

臣往忝門下翼侍帷幄同時流輩皆以出離左右蒙數階之陟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黃門今爲尚書後更在中書令下于臣庸朽誠爲叨濫準之倫匹或有未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雖是異品之隔實有半階之校加以尚書清要位遇通顯準秩論資似加少進語

堅比官人、不願易臣自撰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始有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魏書袁翻傳

奏駁太常議甄琛諡

案禮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于己、名生于人、故闔棺然後定諡、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卽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諡列上、諡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覩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諡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

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于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迹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于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複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魏書甄琛傳正光五年琛卒贈司徒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從之

明堂議

謹案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以爲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詶詔旨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

宮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見假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
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
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
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
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
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德行疑于今雖
有不同時說昞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
周五室也于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
制猶竊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
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
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
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
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于載籍且

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竝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誠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必、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竝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厤、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怙、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征

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俊換非一，良以永法爲難，數改爲易。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遺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管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詁，無失典刑。識偏學疏，退慙謬浪。魏書袁翻傳正始初脩明堂辟雍議

選邊戍事議

臣聞兩漢警于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實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于沙漠，當陽鉅平績流于江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以叡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秋霜，惠沾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革面，比屋歸仁，懸車劍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荊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埸統戍，階當即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溫恤

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鈔掠若値彊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緜冬歷夏加之疾苦死于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閑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彊埸頻年以來甲冑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于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淸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旣失之在始庶可止乎愚謂自今以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

潔高獨者，咸足臨戎，侍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徇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于其任，日時褒賞，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林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著，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魏書袁翻傳

涇州刺史淮陽男陸希道墓誌銘

上闕鉅鹿郡開國公之子也下闕

前涼州刺史兼吏部郎中陳郡袁翻字景翔制銘碑拓本

侯剛

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太和末爲中散，遷冗從僕射，宣武時遷奉車都尉、右中郎將，加游擊將軍、城門校尉，遷武衛將軍，加通

直散騎常侍拜右衛大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孝明即位除衛尉卿封武陽縣侯進侍中撫軍將軍恆州大中正遷衛將軍進爵爲公熙平初除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加車騎大將軍儀同孝昌初除領軍出爲冀州刺史在道創黜巳征虜將軍終于家永安中贈司徒

駁元端等羊祉謚議

臣聞惟名與器不可妄假定謚準行必當其迹案祉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爲景非直失于一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魏書酷吏羊祉傳元端劉臺龍議謚曰景侍中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駁

孟達

達爵里未詳

慧成造像銘

夫靈蹤□啟則攀宗靡寄容像不陳則崇之必□於以冥□□於上齡遺形敷于下葉聲于大代茲功厥作比巨慧成自以影灑玄流遨逢昌運率竭誠心爲國造石窟□□系答皇恩有資來裔父使持節光祿大夫洛州刺史始平公奄焉薨放仰□顏以摧躬□匪烏在□遂□亡父造石像一區願亡父神飛三□智周十地□玄照則万□□□震慧嚮則大千斯□元世師僧父母眷屬鳳翥道場鸞騰兕率若悟落人間三槐獨秀九棘雲敷五□羣生咸同斯願太和廿二年九月十四日訖朱義章書孟達文碑拓本

高肇

肇字首文渤海蓨人孝文昭皇后之兄景明初封平原郡公拜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冀州大中正尚孝文妹高平公主遷尚書令延昌初遷司徒孝明卽位賜死靈太后臨朝贈營州刺史永熙中贈侍中太師大丞相太尉錄尚書事冀州刺史

奏請以元和子伯宗襲爵河南王

和太和中出爲沙門讓爵于鑒鑒後以和子顯年在弱冠宜承基緒求遜王爵以歸正肩先朝詔終鑒身聽如其請鑒既薨逝和求襲封護尋詔旨聽傳子顯不許其身和先讓後求有乖道素請令伯宗承襲魏書河南王曜附傳元和與弟鑒子伯宗競求承襲尚書令肇奏

奏定大枷

臣等聞王者繼天子物爲民父母導之以德化齊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哀矜而勿喜務于三訊五聽不以木石定獄伏惟陛下子愛蒼生恩侔天地疏網改祝仁過商后以枷杖之非度恐民命之或傷爰降慈旨廣垂昭恤雖有虞慎獄之深漢文惻隱之至亦未可共日而言矣謹案獄官令諸察獄先備五聽之理盡求情之意又驗諸證信事多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加以拷掠諸犯年刑已上枷鎖流徙已上增以杻械迭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

枷高杻貞械又無用石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緣增加遂爲恆法進乖五聽退違令文誠宜案劾依旨科處但踵行已久計不推坐檢杖之大小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臣等參量造大枷長一丈三尺喉下長一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杻械以掌流刑已上諸臺寺州郡大枷請悉焚之枷本掌囚非拷訊所用從今斷獄皆依令盡聽訊之理量人強弱加之拷掠不聽非法拷人兼以拷石（魏書刑罰志永平元年七月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尚書邢巒李平江陽王繼等奏又見通典一百六十四）

奏使劉芳更造樂器

案太樂令公孫崇所造八音之器並五度五量太常卿劉芳及朝之儒學執諸經傳考辨合否尺寸度數悉與周禮不同問其所以稱必依經文聲則不協以情增減殊無準據竊惟樂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贊祖宗之茂功垂之後王不刊之制宜憲章先聖詳依

經史，且二漢魏晉歷諸儒哲，未聞器度依經而聲調差謬。臣等參議，請使臣芳準依周禮更造樂器，事訖之後，集議並呈，從其善者。魏書樂志永平二年秋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等奏言

奏請推處僧暹等逼召僧祇戶

謹案故沙門統曇曜，昔于承明元年奏涼州軍戶趙苟子等二百家為僧祇戶，立課積粟，擬濟飢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又依內律，僧祇戶不得別屬一寺。而都維那僧暹、僧頻等進違成旨，退乖內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棄子傷生，自縊溺死五十餘人。豈是仰贊聖明慈育之意，深失陛下歸依之心，遂令此等行號巷哭，叫訴無所，至乃白羽貫耳，列訟宮闕。悠悠之人，尚為哀痛，況慈悲之士而可安之？請聽苟子等還鄉課輸，儉乏之年，周給貧寡，若有不虞，以擬邊捍。其暹等違旨背律，謬奏之愆，請付昭玄，依僧律推處。魏書釋老志尚書令高肇奏言

高顯

顯肇弟𢍰明初封澄城郡公拜侍中出授護軍高麗國大中正

奏請勒銘射所

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矢鏃所逝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截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矍圃之儀威稜攸疊彪兕懾氣才猛所振勍敵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魏書高聰傳世宗于河南懷界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八終

全後魏文卷四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蕭寶夤

寶夤字智亮南蘭陵武進人齊明帝第六子建武初封建安王永元末授車騎將軍爲張欣泰王靈秀所擁立尋敗見執東昏不罪㠯爲荊州刺史和帝即位㠯爲衞將軍南徐州刺史梁武將革命懼誅來奔宣武㠯爲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郡公加號齊王正始初改封梁郡公㠯鍾離之敗免永平末假安南將軍延昌初除安東將軍瀛州刺史遷撫軍將軍冀州刺史靈太后臨朝除鎮東將軍熙平初授左光祿大夫殿中尚書神龜中除車騎將軍徐州刺史正光中徵爲車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莫折念生僭號出爲西道行臺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假大將軍尚書令進司空㠯涇州之敗恕死爲民尋除征西將軍雍州刺

史假車騎大將軍西討大都督念生平除車騎將軍尚書令吕孝昌三年十月自立為皇帝改元隆緒國號齊為其下侯終德所敗奔万俟醜奴醜奴以為大傅永安三年與醜奴俱為尒朱天光所擒送京師賜死

考功表

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爵于所莅緣迹校名驗于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于歷試者乎既聲窮于月旦品定于黃紙用効于名聲事彰于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兢于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騖于多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于下爵位懸于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貞之

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介諧讓稱俞往將何日克厭大名允茲今問自比已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絶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駮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墮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曰求成身曰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曰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于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

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通典作弦朔止于數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㠯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㠯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㠯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污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㠯假人是㠯賞罰之柄恆自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㠯賞罰一差則無㠯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慙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盈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于是巧詐萌生偽辯鋒出役萬慮㠯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若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于必和更張求其適調

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大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于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麤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目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于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于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姦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恆例至于燒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

斷、㠯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僞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槱載

煥矣。魏書蕭寶夤傳又略見通典十五

論蕭正德來降表

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于尊親、終于事君、故君親盡之㠯恆敬、嚴父兼之㠯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靡赦、所㠯晉恭獲譏、無所逃死、衞伋受誅、二子繼沒、親命匪棄、國孰無父、況今封豕尚存、長蛇未滅、偷生江表、自安壽猷、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于國、子爵于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淮、溫凊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㠯此爲心、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葉、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澤、能言革化、無思不曁、賨玉帛于丘園、標忠孝㠯納賞、棨蘗銜于伊洛、集華裔其歸心、被髮鍱身之酋、屈膝而請吏、交趾文

身之湶款闕而効質至如正德宜甄義㠯致貶昔越栖會稽賴宰嚭㠯獲立漢困彭宋賓丁公而獲免㕛項已平二臣卽法豈不録其情哉欲明責㠯示後況遺君忽父狼子是心旣不親親安能親人中閒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欽光纂厤昭德塞違㠯臨羣后脫包此凶醜眞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豈結禍深痛纏肝髓日暮途遥復報無日豈區區于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包受笑于竒存曾閔淪名于盛世魏書蕭寶夤傳

奏不許陳仲儒再造樂器

金石律呂制度調均中古已來鮮或通曉仲儒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己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成敕用舊之旨輒持己心輕欲制作臣竊思量不合依許魏書

樂志神龜二年陳仲儒言宜依京房立準以均樂器時尚書蕭寶夤奏言

陳兵事啟

所統十萬食唯一月魏書朱元旭傳

夏侯道遷

道遷譙國人少時南奔仕齊明帝至前軍將軍輔國將軍從裴叔業至壽春不協歸魏拜驍騎將軍守合肥景明中叛入梁爲征虜長史帶漢中郡尋自爲持節冠軍將軍梁秦二州刺史復歸魏授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侯改封濮陽縣侯解職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熙平中卒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明

請拔漢中歸誠表

臣聞知機其神趣利如響臣雖不武敢忘機利伏惟陛下澤被區宇德濟蒼生八表同忻品物咸賴臣頃亡蟻賊匹馬歸闕自斯搏

嗾蔡嶠丹款，但中于壽陽，橫為讒織所誣，事之曲直，並是楊集朗
王秉所悉，臣實愚怯，豈能自安，便逃竄江吳，苟存視息，蕭衍梁州
刺史莊丘黑與臣早舊，申臣為長史，俄罹亡歿，專任天吱，素願機
會在茲，遇武興私署侍郎鄭洛生來此，臣即披露誠款，與其共契，
機要報武興王楊紹先，并其中叔集起等，請其遣軍，已為腹背，即
遣左天長由爽，山路馳啟，復會通直散騎常侍臣集朗還至武興，
臣聞其至，知事必剋，集朗果遣鄭右畱使至臣閉密參機臬會有
蕭衍使人吳公之至，知臣懷誠，將歸大化，遂與府司馬嚴思臧猻
與纖吳宗蕭王勝等，共楊靈珍父子密□□□□□臣，臣幸先
覺，悉得獲思恭等，臣□□□□□集朗急求軍援，而武興軍未
到□□□□□□戍主尹天寶不識天命，固執愚□□□□□□
□□丁敢為不逞，臣即遣軍主□□□□□□，席靈坦龐樹等，
領義勇應時□□□□□□裁違悅之節度，輕進失脫，天□□

□□□□□□重圍州城、梁秦士庶僉云危蹙、已義逼臣勸爲刺史、須籍此威鎭靖內外、臣赤誠奉國、苟取濟事、輒捐小迹、且從權宜、假當州位、重遣皇甫選由斜谷道、已事啟聞、臣即親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鋒苦戰、武興之軍、乘虛躡後、天寶兇徒、因脅鳥散、進既摧破、退失巢穴、潛捨軍衆、依山傍險、突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躬擐甲胄、率其所領、登即擒斬、戍內戶口、即放還民、斯由皇威遐振、罪人授首、凶狡時殄、公私慶快、非但梁秦竭力、實關集朗赴援之機、臣前已遣軍主杜法先還洵陽、構合徒黨、誘結鄉落、令晉壽土豪王僧承王文黎等還至西關、共興大義、當今庸蜀虛弱、楚鄧懸危、開拓九區、埽清六合、形要之利、在于此時、進趣之略、願速處分、臣已愚陋、猥當推舉、事定之後、便即束身、馳歸天闕、但物情草創、猶有參差、蕭衍魏興太守范珣、安康太守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脩、屯聚川東、尚規舉斧、發遣討襲、其于川啟集朗兄弟、並議曰、臣往日

歸誠，誓盡心力，超蒙榮獎，矢須匪報，但酋臣權相綏獎，須得撲滅珣等，便卽首路，伏願聖慈特垂鑒照，謹遣兼長史臣張天亮奉表略聞。魏書夏侯道遷傳

裴植

植，字文遠，河東聞喜人，居襄陽，仕齊東昏，至長水校尉。隨父叔業在壽春。景明元年，舉州內附，除征虜將軍、兗州刺史，封崇義縣侯，進號平東將軍，入為大鴻臚，揚州大中正，出除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罷州，復為大鴻臚，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延昌四年八月，為于忠矯詔所害。事雪，贈征南將軍、尚書僕射、揚州刺史。

表毀田益宗

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魏書裴叔業附傳 又北史四十五

臨終遺令子弟

命盡之後，剃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同上

裴衍

衍字文舒，植弟，仕齊東昏，至陰平太守。景明元年入魏，授通直郎，不拜，孝明即位，除散騎侍郎，行河內郡事，尋除建興太守，轉河內太守，加征虜將軍。孝昌初，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假安東將軍北道都督，封安陽縣子，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假鎮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討葛榮敗死，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

請隱嵩高表

臣幸乘昌運，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餐佩唐德，于生于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恆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蹤輕舉，髣髴高蹤，誠希藥此沈痾，全養稟氣耳。若

所療微疹，庶備彫風雲，永歌至德，荷衣葛屐，裁粉已墜，擔簦緇冠，便陟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魏書裴叔業附傳

魏子建

子建字敬忠，鉅鹿下曲陽人。宣武初爲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進前軍將軍，十年不徙。正光中除東益州刺史，兼尚書行臺。孝昌中入爲散騎常侍、衛尉卿。永安中除右光祿大夫，後遷左光祿大夫、驃騎大將軍。永熙二年卒，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文靜。

上言安撫州城事

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魏書自序：正光五年，莫折念生等構逆，會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上言從之

答與張普惠書

公熙舊是藩國之胥，而諸氏與相見者，必有陰私言，宜加圖防。魏書

張普惠傳普惠持節迎祖別遺員外常侍楊公熙宣勞東益氏民東益州刺史魏子建啓與普惠書

疾篤敕子收祚

死生大分含氣所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取遽篨裸身又非吾意氣絕之後斂以時服吾生年契闊前後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別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遷入兆域依班而定行于吾墓之後如此足矣不須祔合當順吾心勿令吾有遺恨魏書自序

魏蘭根

蘭根字蘭根子建族弟爲北海王國侍郎歷定州長流參軍司徒掾除本郡太守正光末爲都督李崇長史除冠軍將軍轉司徒右長史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加持節假平西將軍大拜光祿大夫轉安東將軍中書令中興初加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封鉅鹿縣侯天平二年卒贈司

徒侍中諡曰文宣、

說令崇

緣邊諸鎭、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强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鎭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北齊書魏蘭根傳、又北史五十六、正光末李崇討蠕蠕、以蘭根爲長史、因說崇、崇以奏聞、事寢不報、

孟廣達

廣達、爵里未詳、

孫秋生等造像銘

大魏太和七年、新城縣功曹孫秋生、新城縣功曹劉起祖二百人

等敬造石像一區願國祚永隆三寶彌顯有願弟子等榮茂春葩庭槐獨秀蘭條鼓馥於昌年金暉誕照於聖歲現世眷屬萬福雲歸洙輪疊駕元世父母及弟子等來身神騰九空迹登十地五道羣生咸同此願孟廣達文蕭顯慶書案此下列名百數十人不錄景明三年歲在壬午五月戊子朔廿七日造訖碑拓本

董紹

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宣武時爲四門博士歷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人永平中除給事中後加輕車將軍除步兵校尉孝明時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加冠軍將軍出爲右將軍洛州刺史加平西將軍封新蔡縣男永安中除安西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爲山南行臺後爲尒朱天光關右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除金紫光祿大夫天光敗賀拔岳引爲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孝武西遷除御

史中丞大統初以忤宇文泰賜死

上書求[illegible]滅[illegible]

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魏書道紹傳通鑑節反下長安紹上書求將之六

御天馬頌魏書道紹傳肅宗初紹上御天馬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四十九終